

高僧傳卷第九

伊九

高僧傳卷第九

伊九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上

竺佛圖澄一

單道開二

竺佛調三

耆域四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
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
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闇若符契

無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誨名師西域咸
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
大法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燕脂
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
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欲
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陽臺帝京擾亂
澄立寺之志遂不果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
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務沙門遇害
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
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

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略後從勒征伐
輒預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
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
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
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
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
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徵因而言
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應器盛
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
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

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慧亭見於上恒象
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
誠勒甚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
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痼疾世
莫能治者澄爲醫療應時瘳損陰施嘿益者
不可勝記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
夜欲斫營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
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
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
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

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
并欲苦澄澄迺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
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
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
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
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
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
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澗水源在城西北五
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
曰今當勅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

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是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勅語水必可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圻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

伊九

三

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
上有頃水大至隍壑皆滿澄閑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忿抽刃刺

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
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
死於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迺自往視之
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爲善事此法一
聞方爲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
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
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
波勒登城望彼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
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夔安問澄
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

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
載已死載從弟曜篡襲僞位稱元光初光初
八年曜遣從弟僞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
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
虎堅柵守之時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
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
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
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
僚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
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

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秃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旨苦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詣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

伊九

四

掌觀之見有大衆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迺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將叛其年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

食之必害人可今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
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
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
後勒爲兒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
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
中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
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
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
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
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

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
時石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虎傾
心事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
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德從
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

伊九

五

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
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
勅僞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
朝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
常比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

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
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
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
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
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共相語
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
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
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病可往迎之邃
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
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

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
酒將圖為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
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
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
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
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
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
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
難言欲忍難忍迺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
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

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
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衆僧呪
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
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
略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

伊九

六

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
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日時正
是澄呪願時也石虎兒僞大司馬燕公石斌
虎以爲幽州牧鎮群凶湊聚因以肆暴澄誠
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癰爛

虎不解此語即勅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
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
氏虎彎弓捨矢自視行斌罰罰輕虎乃手殺
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
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
軍出淮泗隴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
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
寇佛無神矣澄明日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
諫之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
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

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受鷄身後
王晉地今王爲王豈非福耶壇場軍寇國之
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與毒念乎虎迺信悟
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
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旣違戒殺生雖復
伊九
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
順顯暢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凶愚
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
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
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

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求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尚書張良張離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靖無欲慈矜爲心擅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悋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

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
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其處被賊垂
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
某日於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
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

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
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
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
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
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誠澄道化旣行民

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
生憊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
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為應得事佛與不又
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為道
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

伊九

料簡詳議真偽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
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
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
所應祀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
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

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
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
華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
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
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
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僞中書令王波
同度所奏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
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
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
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允

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於淫祀樂
事佛者悉聽爲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
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
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
時魏縣有一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

伊九

九

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
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
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
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
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

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今送以請
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
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
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
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歡之澄曰天迴運
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術寧玄哲
雖存世莫能基必頽久遊閻浮利擾擾多此
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問澄與麻襦講語
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
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

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
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
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澄有弟
子道進學通內外爲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
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
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卧朕雖不德君
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
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
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
禹造伯成魏飾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

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加其節將欲
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
數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
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差十
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莞然笑曰汝言

伊九

十

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
以牛負軻西奔戍軍追擒并為所害虎嘗畫
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
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
澄嘗與虎共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

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
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
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
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
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
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
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
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
公血胤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
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

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
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
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
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悞遂便寓言不復
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
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
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重
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
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
鐵鑊穿宣頷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

百餘人皆輾裂肢解投之漳河澄乃勅弟子
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髦尾皆有
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
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
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
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
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
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
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迺
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

萌己酉歲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
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
炎幻之軀化期已及旣荷恩殊重故逆以仰
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迺忽爾告終即
自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
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全德
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
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
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
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

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
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
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爲鑿壙營墳至
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
四年也士庶悲慟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

伊九

十二

十七矣仍窆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
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戮石種都
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
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
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

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
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
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
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
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
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
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
沙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
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
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

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
受業追隨者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
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
盛莫與先矣初虎歿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
棺中後冉閔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

伊九

十三

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
棺不見屍後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
見虎嚙其臂意謂石虎為祟迺募覓虎屍於
東明館掘得之屍殭不毀儁乃踰之罵曰死
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圖

沉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
移秦將王猛迺收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
後符堅征鄴雋子暉爲堅大將郭神虎所執
實先夢虎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
自營塚壙澄旣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
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圖
澄或言佛圖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栖隱誦經四十餘
萬言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
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

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
卧始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
退唯開全志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
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
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
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
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
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勅州郡有
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
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絀祠中後徙臨漳照德

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丈許於上編管爲
禪室如十斛籬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
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開都不答迺
爲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爲利世利世須
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

伊九

十四

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能救眼疾時秦
公石韜就開治目著藥小痛韜甚憚之而終
得其効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
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
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昇平三年

來之建業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
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
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泓者
昔在北間聞弟子叙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
去來迺遙心敬悒及後從役南海親與相見
側席鑿仰稟聞備至迺爲之傳讚讚曰蕭哉
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空身玄象暉
曜高步是臻冷茹芝英流浪巖津晉興寧元
年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
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闢形骸及

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
蟬蛻耳迺爲讚曰物儻招竒德不孤立遼遼
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屣在
林千載一襲後沙門僧景道漸並欲登羅浮
竟不至頂

伊九

十五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竺人事佛圖澄
爲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
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
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旣
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

忽徃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
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
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
容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
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
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
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
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迺弭耳下山從者駭
懼調後自剋亡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
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

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
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
迺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
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
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
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迺
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
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有
記云此竺佛調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按釋
道安經錄云漢靈帝光和中有沙門嚴佛調

共安玄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在譯
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
是同便謂爲一謬矣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
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亦不恒時人莫之能

伊九

十六

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
並有靈異旣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
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
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
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群晉惠之末

至于洛陽諸道人悉爲作禮域胡踞晏然不
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
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
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髴似忉
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
者闍蜜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
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
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宮成之後尋
被害焉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
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攣屈不能起行

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差不因取淨水一杯
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
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時起行
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
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

伊九

十七

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莢發扶踈榮茂尚方暑
中有一人病癥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
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燻徹一
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
塗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瘥洛陽兵

亂辭還天竺洛中有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之樂令因請域曰上人旣得道之僧願留一言以爲永誠域曰可普會衆人也衆旣集域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衆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

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未相
讎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
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迺以杖畫地曰於斯
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又
賈客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
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高僧傳卷第九

音釋

慧孛

切慧徐醉切孛字並星名

痼

古暮切痼久病也

枋

敷房切枋

頭地 名 澗

七 澗 城水也

遶

丑 圻 裂也

切

柵

楚草切柵木為寨也

劬

其俱切

羯

居竭切

扁鵲

扁鵲盧醫姓名扁

切

釜

扶雨切釜

貊

莫百切

也

北 宄

居洧切 姦盜也

襦

短衣也

敷

胡教切

效 頷

胡感切

下也

輶

胡關切 裂人也

啣

倪結切 啣也

崇

雖

切 禍

神

居良切

屍

踰

徒合切 踐也

切

絀

丑林切

齋

稽祖

也 切 持

弭

猶垂也

搨

尼角切

切

莢

更生也

木

癥

腹 疔

里切

也 鼻

與臭同

望

吾斬切

切

淤

依據切

切

也

